

柏杨书

踩了他的尾巴

柏杨专栏



友誼出版公司

一九九四・北京

柏杨专栏 踩了他的尾巴

台湾
柏杨著

(京)新登字 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踩了他的尾巴/柏杨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 5

ISBN 7-5057-0703-5

I. 踩… II. 柏… III. 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4401 号

书名	柏杨专栏——踩了他的尾巴
作者	台湾 柏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125 印张 128 千字
版次	199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703-5/I·299
定价	5.20 元

编者的话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极富特色，谈古论今、嬉笑怒骂、真挚率性、幽默横生，颇受读者亲睐。不仅在台湾以多种版本一版再版，在大陆出版的仅仅一本关于“中国酱缸文化”的小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也曾轰动一时，多次再版。近年来，台湾跃升文化事业公司将柏杨的杂文重新整理出版，继推出《西窗随笔》和《倚梦闲话》两大杂文系列后，又将柏杨先生结束七年牢狱、重获自由后的杂文荟萃为《柏杨专栏》。我公司有幸获得这三套书的大陆出版权，使大陆读者有机会完整地读到柏杨先生历练人生的真知灼见。

编辑过程中，考虑到国情及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在不损原意的前提下，征得作者同意，对书中个别字句作了删除。对文中出现的台湾当局的一些组织名称和职务名称，如“中国民航局”、“立法院”、“立法委员”、“教育部长”、“驻日大使”等，以及“中国”、“国家”（即指台湾当局所谓“中华民国”）的提法，为保持作品完整和阅读顺畅，未一一加注或作其它技术处理。此类文字不代表出版者立场，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编者

1994年5月

序

巨著《踩了他的尾巴》现在隆重问世，自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二年二月，在台北《中国时报》上发表的专栏，全部收集于此。时间上，以中国囫圇吞枣的算法，有三年之久；以西洋小家子气算法，则恰一年三个月。才写了这么一点，未免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我已大富大贵，可以养尊处优，不屑再爬格子矣。其实非也，一年三个月中，我去了一趟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又去了一趟美国；最后又去了一趟泰国。去泰国时，旅美杂感还没有写完，乃效法官场里的“和稀泥学”，虎头蛇尾，虽然还有千言万语要说，也就闷住，不了了之。

踩了他的尾巴者，踩了酱缸蛆、浆糊罐、绊脚石、文化内外打手的尾巴也。各文发表后，只听叫声如雷，足见踩得很重。读者老爷如果天纵英明，最好再买一本陈丽真女士所编的《柏杨·美国·酱缸》，同时御览，盖未完的结，都在里面。御览之时或御览之后，如果你觉得既出汗又着急，儿女情

短，英雄气长，中国还有救。如果你忍不住也要叫声如雷，甚至暗起杀机，要对我老人家捕而宰之，那就说明中国人的痛苦还没有个完，大家慢慢受吧。

是为序。

柏 杨

一九八二年六月于台北柏杨居

目 次

编者的话	(1)
序	柏杨 (1)
甘露寺老军	(1)
住手!	(7)
一代比一代好	(14)
夺床斗争	(21)
逾淮而橘	(27)
中国人·中华人	(33)
屋顶上的提琴手	(39)
踩了他的尾巴	(45)
言语浓于血	(51)
骨肉情深·相依为命	(56)
自断命脉	(62)
安乐死	(68)
新加坡华文文学选集	(74)
感谢·误会·致歉·祝福	(80)
礼义之邦	(87)

由沙粒看世界	(93)
三句话	(100)
美利坚排队国	(106)
崇洋·但不媚外	(112)
预言和恐惧	(118)
种族歧视	(124)
黑朋友的危机	(130)
两个故事	(136)
附录一 女权与人权	柏杨(142)
附录二 华文与华人	(162)
附录三 华人才是真正的经济动物	(178)

甘露寺老军

——折旧虽然折旧，读者老爷
总不好意思真拂袖找棒吧！

柏杨专栏已停笔了四个月，编辑老爷大怒曰：“老头，你的尾巴可是越来越大，忘记当初双膝下跪、苦苦哀求的镜头啦。”呜呼，“尾巴越来越大”这句话，似乎有点耳熟，想了一阵，才想起来，在我把具有女性芳名，而实际上是一位臭男人的读者老爷，称呼为老奶时，就曾被她阁下干过这么一记，余痛犹存。编辑老爷拾人牙慧，重新祭出，不算好汉；而且又猛抖“想当年”不可告人的底牌，毫不留情，除了使我长叹人心不古外，还有啥办法也。其实，写与不写，与尾巴的变异无关，而是实在“太忙太忙”，除了眼病纠缠，不良于视外，主要的是我日理万机，难以分身。大人物都有这种苦恼，并

非我一人如此。就像隔壁那个杂货店老板，很显然地对我老人家年高德劭，名震天下的英勇形象，就没啥深刻信仰，总是借口我欠债不还，到门口骂阵。其实，那都是去年春天的事啦，俗不云乎：“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有啥可讨的。但我仍不得不天天摩拳擦掌，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哪有精力再爬格子乎哉。

所以虽然编辑老爷这么猛吼，我仍像吃了铁秤锤，不为所动。一直到了前天，才忽然发现有点可疑的迹象，编辑老爷驾莅柏府，一进门就兴高采烈：“老头，你真帮了个大忙，自从你的专栏结束，本报销路大增，由一百二十万份，跳到一百五十万份啦，可喜呀可喜，可贺呀可贺。”说罢此话，我正要前倨后恭，他已跨出门限，扬长而去。不由得芳心大乱，浑身发毛。记得在洋大人之国，也有一位专栏作家，虽然老板一再劝他外出度假，他硬是不肯，问他为啥，他曰：“报纸如果没有我的专栏，而销路大跌，我于心何忍？”老板保证报纸决不会大跌，专栏作家曰：“那就使我更担心啦。”嗟夫，柏杨先生如今面临的反而是“大增”场面，则危机就更严重，不但要糟，而且恐怕连汤都没得喝的。于是，今天一早，我就在门口挂上“免战牌”，先教小铺老板歇歇舌头，然后找笔找纸，热闹起来。《伊索寓言》上说过一个故事，一头大象过独木桥时，把桥板压得咯吱咯吱响，它阁下身上一位跳蚤先生，向大象先生叹曰：“你瞧，咱俩把它压成这个模样。”咦，柏杨先生仓促赶场，就是拔这个尖，向一些不明底蕴的朋友夸口，我这个跳蚤是如何的吨位奇重，一篇下来，《中国时报》就猛涨了三十万份。听者虽然不信，而言者一口咬定，也

有唬住人的时候。

问题是，虽然雄心壮志，却实在力不从心。人类都有一种职业上的倦怠症，对于他那一行干得久啦，就免不了不胜负荷之苦（有些官僚在官场上团团转，乐此不疲，事属例外）。我老人家自一九五〇年一月起，提笔上阵，到现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掐指一算，整整写了三十一年，千言万语，早就写光，老狗再变不出新把戏矣。硬是要变，一块砖头扔过来，就得头破血流兼四脚朝天。贵阁下看过京戏《甘露寺》乎，刘备先生过江招亲，赵云先生保驾，诸葛亮先生授给他锦囊妙计。二人按计行事，一到南京，先行拜见乔国老，献上金银财宝，又灌了一大盆米汤，乔国老当时得到消息，说是太后老奶明天在甘露寺摆下御宴相亲，如果看中了刘备先生，就收他当女婿，如果看不中眼，孙权先生已在两廊埋伏下刀斧手，一声令下，刘备先生就要人头落地。乔国老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就派了一位老军前去通风报信。老军到了行馆，告赵云先生曰：“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了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最后两句话，文法奇异。）赵云先生一听，当场赏了他一锭银子。老军走到台角，心里想，只这么几句话，就值一锭银子，那小子准是块呆木头，等我再去说上一遍，岂不又是一锭？拿定主意，再行求见，告曰：“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赵云先生曰：“知道啦。”老军只好告辞，走到台角又想：“他阁下一定没听清楚，一锭银子事大，等我继续努力。”于是，仍是老话，告赵云先生曰：“老哥容禀，明

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赵云先生已被轰炸了三次，有点冒火，但仍耐着性子答曰：“刚才你已说过啦。”老军再走到台角，自言自语曰：“这是怎么回事，他难道耳朵里塞了驴毛，没听清楚呀。”又转回头，第四度向赵云先生叮咛曰：“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赵云先生气冲斗牛，袍袖一拂，吼曰：“翻来覆去，还是老套，你有完没有完？”老军大吃一惊，跑到台角，谄曰：“这家伙不像是荆州来的，倒像是非洲来的。”

呜呼，第一个用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用花比女人的是蠢才，盖讥其只在旧圈圈里打滚，没有创新的能力也。柏杨先生爬格纸，一爬就是不折不扣的三十一年，即使被困黑牢，仍照爬不误；著作虽不能说等身，至少也等屁股。我老人家的学问固然大得可怕，但也全掏了个滴水不剩。纵是玉皇大帝，三十一年来，天天派出天兵天将，有去无回，也终于有一天，凌霄宝殿上，只剩下他阁下一个人坐冷板凳。柏杨先生如果不赶紧回头是岸，老想那一锭银子，惨事就会从戏台上搬到戏台下，说过的话又说一遍，谈过的事再谈一次，《甘露寺》老军的嘴脸，栩栩如生，而读者老爷就是赵云先生，最后忍无可忍，终会吼曰：“好老头，你就会‘外穿锦袍，内着铠甲’呀。”性情慈祥的，不过袍袖一拂，性情凶猛的，可能再顺手抄起一根柳条棍。我老人家既不敢骂你是非洲来的，只好蹲在墙角哎哟，懊悔不迭。于是，左一思右一想，与其将来劳你张牙舞爪，不如现在见好即收。

吾友高信疆先生，曾在一个座谈会上，提出“作家折旧率”，这是有史以来文学评论家最突破性的发明。一辆崭新汽车，只要开一万公里，就折旧一成；十万公里后，折旧一半；超过百万公里，就成了扔到野地都没人要的废铁。作家也是如此，读者老爷的欣赏水准不断提高，而作家老爷如柏杨先生之流，老狗如故，变来变去，左写右写，仍是“老哥容稟，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命运就跟跑过百万公里的老爷车一样，恐怕是非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可。此所以六〇年代的作家，继续执笔的很少，五〇年代的作家执笔的，更绝无仅有。似乎只柏杨先生一直挣扎踢腾，固然是天纵英明，但也是因为饿得发慌，泼皮大胆。

呜呼，生活逼人，明知不妙，仍要前闯。从前张恨水先生写完《啼笑姻缘》，鉴于《续红楼梦》、《再续红楼梦》的覆辙，指天发誓，在报上正式宣布说，决不写《啼笑姻缘续集》；但他不但写了续集，还写了三集，形势比人强，使他欲罢不能。柏杨先生只有一点跟他不同，他阁下是为了有人恐吓他，他如不写，别人就要代写。而我则安如泰山，没人动我的念头，使我觉得大事不好，不得不增加脸皮厚度的，乃与肚皮有关。饥寒交迫之下，连抢银行都干，何况卖卖文哉。这跟借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要有人敢借钱给我，我就敢借；只要编辑老爷一天心软面嫩，一时磨不开，我就咬住不放。《儒林外史》上马二先生有句警句曰：“如果不念文章，做事业，哪个给你官做？”柏杨先生套而言之曰：“如果不爬格纸，写杂文，哪个给我饭吃？”

反正八十岁留胡子，大主意自己拿。折旧虽然折旧，我还是以全新的进口货亮相，读者老爷总不好意思真的拂袍找棍吧，谁要铁面无私，真的拂袍找棍，那就太不够朋友啦。

住手！

——只有身怀绝技的人，
才会把羞辱硬当成荣耀。

台湾宝岛上，只有两个人认识侯仰民先生，一位是我柏老，一位是杨纳福。我跟杨纳福先生小学堂时同班同学，可是杨纳福先生来台之后，官拜将军之职，身统大军，威风凛凛，而柏杨先生却猛爬格子，只会招灾引祸。杨纳福先生从小循规蹈矩，不知体罚为何物，而柏杨先生几乎是天天挨板子，哭叫之声，使全班垂涎。

我老人家从小就喜欢算术，小学堂三年级时，女教习在黑板上出了一个题目，谁都不会，只有我老人家会，教习就把她手里用的粉笔作为奖赏，使我对算术更兴趣高昂。想不到五年级时，侯仰民先生——就是天天向我下毒手的元凶

——担任我们的级任兼教算术，于是噩运来临。偶尔一次，我算错了一题，他阁下就把我叫到讲台之上，狠狠打了五下手心，把我对算术的兴趣，打得无影无踪。而这“五下”也就成为挨打国宪法，每次一律五下。因为每天都有算术，每有算术，都要缴一次习题，每次习题，我准有错，他阁下在“都是为你好”的招牌之下，名正言顺兼理直气壮地，每天都大动干戈。我也曾力争上游，可是，他阁下的板子太厉害啦，使我对算术由恐惧而厌恶，成了恶性循环——我越不会，他越打；他越打，我越不会。除了长期保持双手红肿半寸的世界纪录外，到了今天，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熟。偏偏各级学堂入学考试，都是非考算术不可的，算术的魔爪遂抓住我终身不放。我不但在功课上力争上游，被侯仰民先生打得走投无路之后，也曾想尽方法，讨他的欢心。有一次，他练习篮球，一连投进两篮，我拣到球，不敢自己去投，可怜巴巴地再传给他，谄笑曰：“请投进第三个呀。”这句话不知道犯了他哪条筋，他翻脸曰：“你怎么敢侮辱老师？跟我来。”我像一只待宰的小羊，浑身哆嗦地跟着到了他寝室。他一面轻松潇洒地玩弄那个可怕的板子，一面斜眼问曰：“你说，打你几板？”我心里凄凉地喊，最好不要打，但我不敢出口；又想讨饶，也一时磨不开。可是他阁下一直追问，我只好回答，猝然曰：“随便。”我的意思只是请他阁下定夺，可是他立刻暴跳如雷，喝曰：“我就是打你这个‘随便’。”这次却没有按照宪法行事，他的板子照我手上、背上、腰上、屁股上，飞舞而下，最后，我只好双手抱头，蹲在墙角哀号。

那时，柏老才十三四岁，童心中就立下血誓，我要报复。

可惜，我没有报复得成，并不是我宽恕了他，而是当我四年后考进高级中学堂，人强马壮，回乡找他比武的时候，他阁下已翘了辫子，不禁兴起伍子胥先生听到楚王非弃疾先生翘了辫子时，那种失望之叹。去年（一九八〇）年底，杨纳福先生还问我曰：“如果侯仰民还活着，你会不会对他动粗？”我曰：“从前会，现在当然不会，一拳下去，准吃人命官司。”他曰：“那么，你不恨他啦？”噢，这算啥话？我岂止恨他，而且恨他入骨，我虽不动粗，但我会唾他的脸。

呜呼，体罚固然使一个人身体受到创伤，施行体罚时那副凶恶的嘴脸，更使一个人心理受到创伤——是一种鲜血淋淋，永难愈合的创伤，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或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对于侯仰民先生，我老人家本来应该作圣人状，宣称我已原谅了他的，一则是他早已完蛋啦；二则是我正好趁水和泥，使聪明才智之士瞧瞧我真是温柔敦厚呀。何况侯仰民先生那时刚刚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初中程度），年纪也不过二十一二岁，还是一个未成熟的大孩子。可是，我不原谅他，每一想起他攒眉怒目，情断义绝的青面獠牙，三百六十五日如一日的，殴打一个哀哀无告的穷苦孤儿，我就咬牙切齿。

就在柏杨先生咬牙切齿之际，忽然传出一连串奇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处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